

Library of Western Classical Architectural Theory

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



建筑四要素

〔德〕

戈特弗里德·森佩尔 著

罗德胤

赵雯雯 译

包志禹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Library of Western Classical Architectural Theory
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

建筑四要素

[德] 戈特弗里德·森佩尔 著

罗德胤

赵雯雯 译

包志禹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8-385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筑四要素/ (德)森佩尔著;罗德胤,赵雯雯,包志禹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6

(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

ISBN 978-7-112-16541-4

I. ①建… II. ①森…②罗…③赵…④包… III. ①建筑理论 IV. ①TU-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45059号

Die vier Elemente der Baukunst, Ein Beitrag zur vergleichenden Baukunde, Brunswick, 1851/
Gottfried Semper

The Four Elements of Architecture and Other Writings/Gottfried Semper; translated by Harry Francis Mallgrave and Wolfgang Herrmann; introduction by Harry Francis Mallgrave

Copyright © 198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f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 refrom.

本书经英国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正式授权翻译、出版

丛书策划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吴良镛 王贵祥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张惠珍 董苏华

责任编辑:董苏华 责任设计:陈旭 付金红 责任校对:李欣慰 党蕾

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

建筑四要素

[德]戈特弗里德·森佩尔 著

罗德胤 赵雯雯 包志禹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20¹/₂ 字数:418千字

2016年5月第一版 2016年5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7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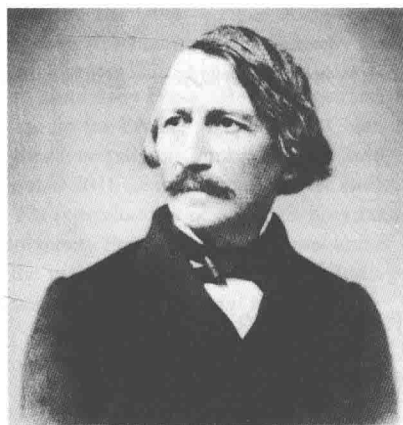
ISBN 978-7-112-16541-4

(2524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戈特弗里德·森佩尔

中文版总序

“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系列丛书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诸位译者的努力，终于开始陆续问世了，这应该是建筑界的一件盛事，我由衷地为此感到高兴。

建筑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建筑理论发展的起始时间也是久远的，一般认为，最早的建筑理论著作是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自维特鲁威始，到今天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近代、现代与当代中国建筑的发展过程，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实际上是一个由最初的“西风东渐”，到逐渐地与主流的西方现代建筑发展趋势相交汇、相合流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认真地学习、整理、提炼我们中国自己传统建筑的历史与思想的基础上，也需要去学习与了解西方建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史，以完善我们的知识体系。从维特鲁威算起，西方建筑走过了2000年，西方建筑理论的文本著述也经历了2000年。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500年，既是西方建筑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也是西方建筑理论著述十分活跃的时期。从15世纪至20世纪，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建筑理论著作，这其中既包括15至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一些建筑理论的奠基者，如阿尔伯蒂、菲拉雷特、帕拉第奥，也包括17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些重要建筑理论家和18至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一些在理论上颇有建树的学者，如意大利的塞利奥；法国的洛吉耶、布隆代尔、佩罗、维奥莱-勒-迪克；德国的森佩尔、申克尔；英国的沃顿、普金、拉斯金，以及20世纪初的路斯、沙利文、赖特、勒·柯布西耶等。可以说，西方建筑的历史就是伴随着这些建筑理论学者的名字和他们的论著，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在中国，这些西方著名建筑理论家的著述，虽然在有关西方建

筑史的一般性著作中偶有提及，但却多是一些只言片语。在很长一个时期中，中国的建筑师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与学生们，若希望了解那些在建筑史的阅读中时常会遇到的理论学者的著作及其理论，大约只能求助于外文文本。而外文阅读，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轻松胜任的。何况作为一个学科，或一门学问，其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原典性历史文本，是这门学科发展历史上的精髓所在。所以，一些具有较高理论层位的经典学科，对于自己学科发展史上的重要理论著作，不论其原来是什么语种的文本，都是一定要译成中文，以作为中国学界在这一学科领域的背景知识与理论基础的。比如，哲学史、美学史、艺术哲学，或一般哲学社会科学史上西方一些著名学者的著述，几乎都有系统的中文译本。其他一些学科领域，也各有自己学科史上的重要理论文本的引进与译介。相比较起来，建筑学科的经典性历史文本，特别是建筑理论史上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著述，至今还没有完整而系统的中文译本，这对于中国建筑教育界、建筑理论界与建筑创作界，无疑是一件憾事。

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我特别谈到了建筑创作要“回归基本原理”（Back to the basic）的概念，这是一位西方当代建筑理论学者的观点。对于这一观点我是持赞成态度的。那么，什么是建筑的基本原理？怎样才能够理解和把握这些基本原理？如何将这些基本原理应用或贯穿于我们当前的建筑思维或建筑创作之中呢？要了解并做到这一点，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可能途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要系统地阅读西方建筑史上一些著名建筑理论学者与建筑师的理论原著。从这些奠基性和经典性的理论著述中，结合其所处时代的建筑发展历史背景，去理解建筑的本义，建筑创作的原则，

建筑理论争辩的要点等等，从而深化我们自己对于当代建筑的深入思考。正是为了满足中国建筑教育、建筑历史与理论，以及建筑创作领域对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本的这一基本需求，我们才特别精选了这一套书籍，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教师为主体，进行了系统的翻译研究工作。

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翻译。因为这些重要理论典籍离我们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十分遥远，尤其是普通读者，对于这些理论著作中所涉及的许多西方历史与文化上的背景性知识知之不多，这就需要我们的译者，在准确、清晰的文字翻译工作之外，还要格外地花大气力，对于文本中出现的每一位历史人物、历史地点及历史建筑等相关的背景性知识逐一地进行追索，并尽可能地为这些人名、地名与事件加以注释，以方便读者的阅读。这就是我们这套书除了原有的英文版尾注之外，还需要大量由中译者添加的脚注的原因所在。而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增加了本书的学术深度与阅读上的知识关联度。相信面对这套书，无论是一位希望加强自己理论素养的建筑师，或建筑学子，还是一位希望在西方历史与文化方面寻求学术营养的普通读者，都会产生极其浓厚的阅读兴趣。

中国建筑的发展经历了 30 年的建设高潮时期，改革开放的大潮，催生出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建造力，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蓬勃的建设景观。这样伟大的时代，这样宏伟的建造场景，既令我们兴奋不已，也常常使我们惴惴不安。一方面是新的城市与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每日每时地破土而出，另外一个方面，却也令我们看到了建设过程中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对土地无节制的侵夺，城市、建筑与环境之间矛盾的日益突出，大量平庸甚至丑陋建筑的不断冒

出，建筑耗能问题的日益尖锐，如此等等。

与建筑师关联比较密切的是建筑创作问题，就建筑创作而言，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一些投资人与建筑师满足于对既有建筑作品的模仿与重复，按照建筑画册的样式去要求或限定建筑师的创作。这样做的结果是，街头到处充斥的都是似曾相识的建筑形象，更有甚者，不惜花费重金去直接模仿欧美 19 世纪折中主义的所谓“欧陆风”式的建筑式样。这不仅反映了我们的一些建筑师在建筑创作上缺乏创新，尤其是缺乏对中国本土文化充分认知与思考基础上的创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这个大规模建造的时代，我们的建筑师在建筑文化的创造上，反而显得有点贫乏与无奈的矛盾。说到底，其中的原因之一，恐怕还是我们的许多建筑师，缺乏足够的理论素养。

当然，建筑理论并不是某个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简单公式，也不是一个可以包治百病的万能剂，建筑创作并不直接地依赖某位建筑理论家的任何理论界说。何况，这里所译介的理论著述，都是西方建筑发展史中既有的历史文本，其中也鲜有任何直接针对我们现实创作问题的理论阐释。因此，对于这些理论经典的阅读，就如同对于哲学史、艺术史上经典著作的阅读一样，是一个历史思想的重温过程，是一个理论营养的汲取过程，也是一个在阅读中对现实可能遇到的问题加以深入思考的过程。这或许就是我们的孔老夫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的道理所在吧。

中国人习惯说的一句话是“开卷有益”，也有一说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现在的资讯发达了，人们每日面对的文本信息与电子信息，已呈爆炸的趋势。因而，阅读就要有所选择。作为一位建筑工

作者，无论是从事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或是从事建筑历史、建筑创作的人士，大约都在“建筑学”这样一个学科范畴之下，对于自己专业发展历史上的这些经典文本，在杂乱纷繁的现实生活与工作之余，挤出一点时间加以细细地研读，在阅读的愉悦中，回味一下自己走过的建筑之路，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问题，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吳良鏞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2011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戈特弗里德·森佩尔——建筑师和历史学家

约瑟夫·里克沃特^①

戈特弗里德·森佩尔一直被 20 世纪的一些艺术史家所诟病：阿洛伊斯·里格尔^②在《风格问题》（*stilfragen*）一书中对他的攻击，得到了利奥奈洛·文图里^③的呼应，而这两位颇具影响的人物把他（或至少他的门徒）定格为粗鄙的决定论者、唯物主义者，或是一位认为艺术作品应完全受制于材料和功能的人，尽管他一再为自己申辩。

事实却是颇为有趣的。里格尔读者中的大多数似乎并不知道，里格尔的这种发难正是肇始于奥地利博物馆〔今工艺美术（*Kunstgewerbe*）博物馆〕，他曾在这座博物馆的一名织物管理员^④——而无论是这座博物馆的建筑还是馆中的收藏品，都是受到森佩尔教学与设计强烈影响的产物。正如里格尔的书名所流露的，他对森佩尔在其代表作《风格》（*Der Stil*）^⑤一书中的见解，即工匠操作工艺、赋予物体的功用、有助于形成风格的材料等，均予质疑：在里格尔看来，这些不过是不停变幻的“艺术意志”（*Kunstwollen*），即 will-

① Joseph Rykwert, 当代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评论家, 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教授, 英国艾塞克斯大学 (University of Essex) 艺术教授, 并且是剑桥大学艺术学院“斯雷德教授”(The slade Professor)。——译者注

② Alois Rieg, 1858—1905 年, 西方艺术史家, 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主要代表, 现代西方艺术史奠基人之一。——译者注

③ Lionello Venturi, 一位家学渊源的意大利近代美术评论家和美术史家, 其父阿道尔夫·文图里著有二十一卷本《意大利美术史》, 是研究意大利美术史的学者。利奥奈洛子承父业, 早年潜心研究威尼斯画派, 著有《威尼斯绘画起源》(1907 年)、《乔尔乔内与乔尔乔内主义》(1913 年) 和《原始情趣》(1926 年)。他曾在都灵大学任教, 1931 年后因拒绝效忠法西斯政权而流亡法国、美国和墨西哥, 流亡于法国 (1936 年) 和美国 (1939 年) 期间, 完成《欧洲近代绘画大师》上下两卷。1945 年回国, 在罗马大学任美术史教授, 其间著有《艺术批评史》(1936 年) 和《现代主义画家》(1946 年) 等书以及大量美术评论文章。——译者注

④ 参见: 阿洛伊斯·里格尔, 《风格问题》(*Problems of Style*), 伊夫林·凯恩 (Evelyn Kain) 翻译,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亨利·泽纳 (Henri Zerner) 的《前言》。“里格尔的研究在思想上与当时盛行于维也纳的工艺美术运动并行一致。在博物馆里, 他长期的工作是为东方地毯分类, 这使他有机会练就了对那些精巧复杂的图案作描述和分析的过人本领, 并在讨论装饰图案中显示出来, 成为《风格问题》(*Stilfragen*) 的突出特色。”——译者注

⑤ 即《技术与建构艺术 (或实用美学) 中的风格》(*Der Stil in dentechnischen und tektonischen Künsten*, 两卷本, 1859 年/1860 年)。——译者注

to-art (有时亦译作 will-to-form)^①, 是一个自律的、不可预设的, 但又是集体性的抉择, 适用于每一种变化着的风格。这种观念贯穿 20 世纪众多的艺术史著。

在里格尔及其同时代的一些人看来, 一位艺术史家最好不带有明确个人偏好, 也没有特殊的鉴赏趣味。这种观点会让人对“人文主义者”, 如雅各布·布克哈特^②, 变得不可理喻, 遑论与他几乎同时代的森佩尔。森佩尔很少自视为一名艺术史家和理论家, 因为他是德语区最多产而成功的建筑师之一——他所秉持的观点是: 16 世纪早期意大利建筑提供了未来发展的线索。他的理论常常体现在他的图纸或实际作品中, 当然也体现在他的阅读和写作中。

viii 但这些观点都是后来的事情了。森佩尔早期的一些见解形成于一场席卷拿破仑一世末期的大讨论。1803 年 11 月 30 日, 他出生在自由城市^③汉堡, 正当法国占领汉诺威近郊的 6 个月之后, 也是那个法兰西皇帝^④宣布登基的 6 个月之前。他的父母移居阿尔托纳 [Altona, 位于荷尔斯泰因州 (Holstein), 当时属于一个丹麦国王, 但是说德语], 当时汉堡的一座自治小镇, 他把这座小城看做是自己的故

① Kunstwollen 的对译英文一般为 artistic will、artistic volition (艺术意志), 贡布里希 (E. H. Gombrich) 译作 will to art 或 will to form (形式意志)。参见 E·H·贡布里希, 《秩序的理性》(The Sense of Order), 费顿出版社 (Phaidon Press), 1984 年, 第 183 页。——译者注

② 雅各布·布克哈特 (Jakob Burckhardt, 1818—1897 年), 瑞士历史学家, 致力于文化文艺史研究, 代表作《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 1860 年。——译者注

③ 帝国城市: 直接受罗马帝国皇帝下辖的城市。自由城市: 主教的驻地城市。自由城市在 13 世纪和 14 世纪从他们主教的手中解放出来, 名义上它们依然是主教的领地, 向主教纳税和提供军队, 实际上不受它们领主的命令, 同时也不向皇帝交税和提供军队。后来自由城市和帝国城市一起参加帝国会议, 被简称为帝国自由城市。到 1806 年神圣罗马帝国告终时, 还有六个帝国自由城市: 奥格斯堡、纽伦堡、法兰克福、不来梅、吕贝克和汉堡。——译者注

④ 1804 年 5 月 6 日, 拿破仑·波拿巴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 年) 正式称帝, 称为一世, 1804 年 12 月加冕, 1814 年 4 月第一次退位, 后一度复位; 1815 年 6 月再次退位, 第一帝国告终。——译者注

乡；19世纪末它成了一个郊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Schleswig-Holstein）于1864—1866年并入普鲁士^①〕。森佩尔的童年时光完全笼罩在拿破仑连年征战的刀光剑影之下，阿尔托纳镇在1814年侥幸逃过一劫。他的父亲，一名成功的羊毛商人命中注定生下这（八个孩子当中的）第三个孩子。森佩尔本人则把连绵战火中的岁月看成一种经历；位于汉诺威的哥廷根大学（Göttingen University）是德国的一所最“现代”和最不能“投机取巧”的大学，怀着这么一个想法，他来到了这所大学。

在这所学校，让他最受启发的老师既不是高斯^②（一位有争议的那一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也不是蒂博特（Bernard^③Thibaut），而是年迈的历史学家路德维希·黑伦^④与伟大的古典学者卡尔·奥特弗里德·穆勒（Karl Otfried Müller）。穆勒的《希腊部落史》（*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Stämme*）第一次提出了这样一种视点，即多利安人（Dorians^⑤）是一群与他想象中的普鲁士人相差无几的人：强悍而爱好和平，思想上接近一神论，半素食主义者，主张民主却有等级之分。穆勒接受了弗雷德里希·冯·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的主张，即在印欧语系^⑥的民族中，希腊人创造了艺术、科学，但更重要的是创

① Prussia，位于北欧，1701年起成为王国，1871年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译者注

② Karl Friedrich Gauss，1777—1855年，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著《算术探索》（*Disquisitiones Arithmeticae*，1801年）。——译者注

③ 英文原版 Bernhard 有误，应作 Bernard。——译者注

④ Ludwig Heeren，1760—1842年，德国历史学家，历任哥廷根大学哲学教授、历史教授。主要贡献在于提出观察历史的新视点，不拘泥于叙述政治事件，还考察经济、制度和财政状况。著《欧洲城市体系之历史》（*Geschichte des europäischen Staatensystems*，哥廷根，1800年）等。参见 www.explore-biography.com/scientists_and_engineers/A/Arnold_Hermann_Ludwig_Heeren.html。也见于本书《导言》之尾注10。——译者注

⑤ Dorians，古希腊民族，大约公元前1100年入侵希腊，在文化和语言上与希腊仍有差别。——译者注

⑥ Indo-European，印欧语系：包括欧洲的大部分语言和伊朗、印度次大陆及亚洲其他一些地区使用的语言在内的一个语系。——译者注

造了“理性城邦”(Vernunftstaat),一种理性的共和制度,这让他们为一个未来的德意志联邦树立了明确的榜样。和辞典编纂者与民间故事的收集者格林兄弟^①一样,穆勒也是哥廷根大学的教授;后来格林兄弟辞职离去,以对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的伯父欧内斯特·奥古斯都国王(King Ernest Augustus)的压迫与反自由政策表示抗议,正是此人让汉诺威落入了女王的股掌之间。也许正是在后拿破仑时期(post-Napoleonic)和自由的哥廷根大学,森佩尔深深地埋下了自己是日耳曼民族的忠贞信念。

穆勒推崇的“德意志-希腊”一脉相承,使得长久以来在德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们所主张的观点得到了强化。从温克尔曼(Winckelmann)时代以来,他们将那种理想化了的古希腊,看做是思想、艺术与政治架构的源泉:德国思想与文学的巨匠们——康德(Kant)、歌德(Goethe)、席勒(Schiller)、莱辛^②——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人,把这种观念更进了一步,那就是德国应该去实现希腊人的梦想。这到后来拓展为这么一种信念:在希腊的精神,即“genius”和日耳曼语系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亲和关系:

可是,就像春天,这精神的变幻

每个国度各有千秋。那我们呢?

① Jacob Ludwig Karl, 1785—1863 年;其弟 Wilhelm Karl, 1786—1859 年,德国语言学家,著作:《德语语法》、《德国语言史》、《德语辞典》,《格林童话》(合编)。1837 年,格林兄弟等 7 名大学教授因抗议汉诺威公爵违背制宪诺言而失去教授职位。《德语辞典》相当于中国的《辞源》,它将所有德语词汇就其所有历史上有过的意义和词的起源作了详尽的介绍,兄弟俩为此贡献了毕生精力。这项跨世纪工程被后人继续进行了下去,原定的 9 卷本扩大 32 卷,直到 1960 年这部有 30 亿字的巨著终于完成,它是德语国家中词汇最全面的德语辞典。德国人把格林兄弟俩视为德国语言学的奠基人。——译者注

②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 年,德国诗人,批评家及戏剧家。著作有《汉堡剧评》、《拉奥孔》和《密娜》等,他最出色的剧本是《爱米丽亚·迹洛蒂》。——译者注

荷尔德林^①这个令人心灵震颤的设问，被他同时代的一些人相当自信地作了回答，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依然影响着德国哲学。

我们对森佩尔在大学里的政治活动知之甚少；他是否参与哥廷根互助会（Göttingen Bruderschaften），以及他后来的那些也可能会打动别人的政治主张，在档案材料中都找不到，因为这些往事都已成谜。不管怎样，他没有完成学业，而于1825年去了慕尼黑，据说追随弗雷德里希·冯·加特纳（Friedrich von Gärtner）在艺术学院（Kunstakademie）学建筑。他也没在那里盘桓太久，1826年，他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得到一份工作。在那里的一场争斗（也许是因为一位女士吸引了他？），因他离开德国去了巴黎而结束。这样一份“履历”（*curriculum*）在“初期德国”（Young Germans）^②那一代人的身上，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那时，他已不再是学生，而在一个自由主义者弗兰兹·高乌（Franz Gau）的事务所上班，高乌出生在科隆，说德语。科隆曾一度被拿破仑占领，1815年，维也纳国会把它归还普鲁士的时候，许多人选择了法国国籍。高乌作出了和雅克-伊格纳茨·希托夫^③一样的选择，后来这两位建筑师关系密切。他们都热衷于探讨古代建筑和

① 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olderlin, 1770—1843年，德国诗人，早年学习神学，和黑格尔、谢林过往甚密。——译者注

② 拿破仑战争之后，奥地利皇帝宣布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神圣罗马帝国灭亡（962—1806年）。德意志诸邦国组成了松散的德意志邦联（Deutscher Bund, 1815—1852年），文中此处的1826年正处于该时期。1871年1月18日，成立以普鲁士王国为中心，通过王朝战争建立的君主立宪制的德意志联邦国家，史称第二帝国。——译者注

③ Jacques-Ignace Hittorff, 1792—1867年，法国新古典主义建筑师，著：《希腊建筑彩绘》（*Architecture polychrome chez les grecs*, 1830年），设计作品：1848年圣保罗教堂（Saint Vincent de Paul）的装饰，1856—1859年罗浮宫，1861年北站（位于巴黎）。——译者注

雕塑上的色彩装饰^①，对古代建筑与雕塑的关注，在当时促成了艺术和考古学科的建立。如今在很大程度上，高乌是作为新哥特大教堂圣克洛蒂（St. Clotilde）的建筑师，而希托夫作为北方车站（Gare du Nord）^② 的建筑师留在人们的脑海里，但在随后的 20 年里，他俩和其他一些建筑师，特别是亨利·拉布鲁斯特（Henri Labrouste），他是巴黎的圣日内维耶芙（Ste. Geneviève）图书馆和巴黎国家图书馆的设计者，卷入了一场支持带色彩装饰的建筑与雕塑的大争论，这在当时也披上了一层政治的、自由主义的、近乎大众主义的色彩，而这是为巴黎美术学院（Ecole des Beaux-Arts）所不容的。

不管怎样，森佩尔在巴黎度过了两段时光，他第一次来住了一年，1829—1830 年他又逗留了 18 个月，期间发生了他寄予无限同情的“法国七月革命”^③。因为在色彩装饰技术教学的无上权威和巴黎美术学院的声望，巴黎成了当时青年建筑师的中心。不可避免地，

① 色彩装饰（polychromic），指古代建筑与雕塑上的色彩装饰，它是 19 世纪上半叶欧洲考古界与艺术界围绕古典建筑与雕刻是否着色的大讨论中的一个重要术语。长期以来，人们以为古典建筑与雕刻的外观本来就是呈现出大理石的纯白晶莹的效果。温克尔曼在 18 世纪中叶奠定了这一美学理想的基础，他认为美在于纯形状而不在于色彩。到了 19 世纪初，随着西欧大批考古学家的努力，带有鲜明色彩装饰痕迹的古代建筑不断被发现，这种传统观点受到了挑战。森佩尔于 1830 年夏离开巴黎到南方作考古旅行，1834 年发表了《古代建筑与雕塑的彩绘之初评》（*Vorläufige Bemerkungen über bemalte Architektur und Plastik bei den Alten*）一文，认为希腊建筑与雕刻的色彩装饰是古代艺术的一个基本特征。该文发表后遭到猛烈抨击。激烈的争论其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审美取向。森佩尔在后来的建筑实践中，贯彻了色彩装饰的思想，喜爱在建筑室内装饰色彩丰富的绘画与雕塑（如维也纳艺术历史博物馆）。在温克尔曼的传统观念的笼罩之下，大多数学者仍不愿意完全承认古典建筑于雕刻上有彩色装饰。即便在今天，这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如贡布里希在论述古希腊艺术时就曾写道：“在我们今天看来，美好的大理石颜色和纹理都是那么奇妙，我们决不会用颜色去覆盖，而希腊人甚至竟用红和蓝这种对比强烈的颜色去涂刷神庙。”但古代神庙和雕像上的确大多涂有颜色，现在成了公众的常识。——英文版注

参见：阿洛伊斯·里格尔，《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Late Roman Art Industry*），洛尔夫·温德斯（Rolf Windes）译，罗马，1985 年；中译本，陈平译，《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译者导言《作为知觉方式历史的艺术历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长沙，1999 年，第 23—24 页；另参见：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范景中译，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天津，1998 年，第 49 页。——译者注

② 巴黎北站。——译者注

③ July Revolution: 1830 年，推翻复辟的波旁王朝。——译者注

森佩尔发现了法国学院派（French academic）“系统性”教学中的让人不悦之处：“干巴巴”的轴线和方格网平面缺乏他所追寻的抒情诗调和艺术的均衡。

“七月革命”后不久，他踏上了不可或缺的地中海之旅。他在雅典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巴伐利亚的奥托（Otto of Bavaria）刚刚成为希腊的国王，雅典即将成为奥托的首都。归来途中，在柏林，森佩尔把他的画作让卡尔 - 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Friedrich Schinkel）过目，那是他旅程的高潮。回到家乡阿尔托纳，他为一位要人设计并建造了一座私人博物馆，但在大约几个月之内，他的老雇主高乌和申克尔，正分别与萨克森（Saxon）的大臣林德瑙伯爵（Count von Lindenau）和国王的艺术顾问魏兹顿伯爵（Count Vitzthum）近距离接洽，他们在为萨克森首府德累斯顿（Dresden）建筑学院物色一名新领导；高乌推荐了森佩尔，1834年5月，他走马上任。

对考古学和希腊的迷恋，却始终没让他成为一名新希腊主义，或即便是新古典主义的建筑师。他的第一本书，题献给老师高乌，为希托夫的色彩装饰理念辩护（虽然森佩尔设想中的希腊神庙主导色彩是一种不太可能的“庞贝式”粉红），并把他对这些东西的审美趣味和他那毫不墨守成规的政治倾向糅合在一起。在德累斯顿任上，这本书与他形影不离，其中含有对他的慕尼黑老师们的许多抨击，以及一些煽动性的政治主张——它出版于阿尔托纳，是在丹麦人的领地，因此德国审查者们鞭长莫及。

虽然他的建成作品极少，但他在德累斯顿建筑师中迅速蹿红，在那里度过了14年，他改变了镇上的中心地带。那些萨克森州的选

帝侯 (Saxon Elector)^①，其中一些已是有名的知识分子和赞助者（智者弗雷德里克^②已是马丁·路德^③和克拉纳赫^④的保护人），像所有的德国王室一样，对“铁腕”奥古斯都二世 (Augustus II) 获得的皇权心动不已；奥古斯都二世以信奉天主教为代价，篡夺波兰皇位^⑤，让罗马建筑师嘉诺·齐阿维瑞 (Gaetano Chiaveri) 在易北河岸 (Elbe) 为他建造一座巨大的宫廷教堂^⑥（今主教教堂）——巴赫 (Bach) 为这座教堂“皈依天主教”的弥撒曲大致定位在 B 小调。

奥古斯都二世和他的儿子奥古斯都三世，都是不知疲倦的资助人、收藏者与建造者。“铁腕”奥古斯都对于瓷器的热情导致欧洲对于瓷土的发现，并作为瓷器制造的基地，而且把德累斯顿和迈森 (Meissen) 建成了瓷器业中心；他对于珠宝的狂热（尤其钻石）使得绿穹顶 (Green Vault) 博物馆成了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珠宝收藏处。德累斯顿宫殿被扩展进了茨温格宫 (Zwinger)，这是欧洲最有名的洛可可精品之一——但那是在 19 世纪。19 世纪初叶，学院任命卡斯帕·大卫·弗雷德里希 (Caspar David Friedrich) 为景观学教授，

① 有权参加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日耳曼王侯。——译者注

② Elector Frederick the Wise of Saxony, 1486—1525 年，德国威登堡大学 (Wittenberg University, 马丁·路德任教于此) 管理者。——译者注

③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年)，德国人，16 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译者注

④ Lucas Cranach, 1472—1553 年，德国画家，马丁·路德的密友，绘有《马丁·路德的肖像》(Bildnis von Martin Luther)。——译者注

⑤ 公元 966 年，波兰改信天主教。——译者注

⑥ 奥古斯特二世信奉天主教之后，下令修建这座易北河边的天主教堂，由意大利建筑师加埃塔诺·查维里 (Gaetano Chiaveri) 于 1739—1755 年间完成，是德累斯顿—萨克森地区规模最大的巴洛克风格教堂，内部装饰华美，布道台上有雕塑师巴尔塔扎·帕默瑟 (Balthasar Permoser) 的洛可可式雕塑，祭坛上有拉斐尔·蒙 (Raphael Meng) 的壁画，管风琴是戈特弗里德·希尔波曼 (Gottfried Silbermann) 的最后杰作。大教堂逃过 18、19 世纪的战火，但在二战中被夷为平地，1945 年始重建，1971 年完工。1980 年成为德累斯顿—麦森教区的主教教堂。德国于 2001 年 6 月 13 日发行“德累斯顿宫廷教堂 250 周年纪念邮票”一枚。——译者注